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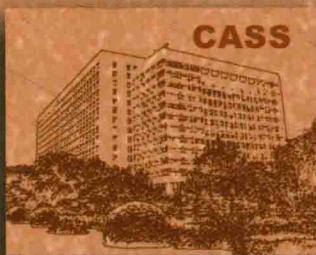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科研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中国左翼文学卮言

张大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中国左翼文学卮言

张大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左翼文学卮言 / 张大明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9442 - 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左翼文化运动 - 文学研究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3054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中国左翼文学卮言

著 者 / 张大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25 字 数：33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442 - 5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小 引	1
-----------	---

史程状貌、思潮流派篇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刍议	5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概况	13
前期左翼文学的历史经验	32
左翼文学与国际左翼文学思潮	37
左翼文艺理论与《讲话》	48
左联开创中国现代文学新阶段	59
中国现代文论的 CT 扫描	63
起步于热情	
——抗战文学漫谈之一	71
“右倾”辨	
——抗战文学漫谈之二	76
思潮不畅，流派阻塞	
——抗战文学漫谈之三	81

作家作品篇

《阳翰笙选集》编后记	89
编《周扬文集》札记	101
他与历史同在，他跟事业永存	
——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周扬	115
张天翼与左翼文坛	124
张天翼出现于左翼文坛的意义	144
张天翼著《讽刺小说》序	153
沙汀创作剪影	160
沙汀与乡土文学	178
漫说沙汀在重庆	183
秋日的风采	
——沙汀晚年生活拾零	196
拓宽思维，把沙汀研究提高一步	201
穆木天的诗歌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走向	206
穆木天散论	215
主干挺拔 枝叶婆娑	
——读彭慧六篇小说随笔	224
周文论	23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周文	247
人—非人—人	253
精细的描写与史诗的概括	259
死角淘金	
——读李健吾的小说	276
含英咀华 独树一帜	
——漫议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283

胡秋原“自由文学”论的意义	293
朱光潜美学思想论纲.....	298
徐𬣙著《吉卜赛的诱惑》编后记	305
无名氏著《野兽·野兽·野兽》编后记	313

史料建设篇

宏伟的基本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简介	321
《文学月报》研究	328

小 引

本书文章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发表的单篇论文。

我于 1963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间共有 50 年。其间，除去政治运动，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大约也就 30 余载。30 余载中，编选本，主持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沙汀做文字工作，这些占用了我好大一部分精力和体力。

我的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有两个重点，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左翼文学研究，后期是思潮流派研究。但它们互有重叠和交叉，既是两个课题，又不能严格分开。这方面的业绩正好是 10 本书：《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与马良春合作）、《踏青归来——读现代文学创作笔记》、《三十年代文学札记》、《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阳翰笙评传》（与潘光武合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与马良春、李葆琰、陈学超合作）、《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国民党文艺思潮》（这是台湾出版的繁体字本，大陆简体字版的书名为《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

我所发表的单篇论文不多，可以说它们都是专著内容的浓缩与思想的升华。本书所选，是“不多”之中的精粹。

左翼文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它有一个酝酿、发展、演变的过程。1923 年前后是酝酿阶段；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26 年的北伐，是它的预演阶段；1928 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是它的轰轰烈烈的发展期，甚至成为文坛主潮；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并

正式出现“左翼文学”的称谓；1932年之后，随着张天翼、丁玲、沙汀、艾芜、周文、叶紫、丘东平、徐懋庸、聂绀弩、唐弢、艾青等的登台，茅盾出版《子夜》、《春蚕》三部曲和《林家铺子》，代表左翼文学的成熟。成熟不是鹤立鸡群，孤芳自赏，老子天下第一，而是打破关门主义，克服小集团主义，走出去，与一切革命的、前进的作家、社团、流派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一派新天地，创造一块共同的乐园。严格地说，左翼文学应该结束于抗战初期，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也选了论李劫人、李健吾、胡秋原、朱光潜、徐𬣙、无名氏的短文，用以衬托左翼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左翼文学和它们共生一地，共处一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联系之中，才能辩证地说明左翼的消长和短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展，短短几年、十来年中文坛上的你死我活之争斗，已经不再是研究者兴奋的中心。何况在今人看来，地球已经太小，那巴掌大一隅的你是我非，还会显得重要吗？

2016年6月12日



史程状貌、思潮流派篇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刍议^{*}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过去 80 周年了。

“五四”文学革命翻开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崭新的一页，开创了中国文学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五四”文学，以它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表现形式，新的文学队伍，一句话，以其新的实绩，彪炳青史，泽及后人。

纪念“五四”，关键是不要忘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这传统是伟大的，是有生命力的。尽管 80 年过去了，如今谈起来，还是觉得新鲜，觉得有韵味。

以笔者之陋见，“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胸襟开阔，敢于创新，百无禁忌，空气活跃，民主自由，百花齐放，自由竞争，在文坛驰骋的人物无不学贯中西，有志气、有责任心这样一些方面。

首先是思想解放。“五四”一代人，都敢于蔑视古训，冲破樊篱，以改天换地的气概，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场。他们本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的真的新文艺的”^① 的勇气，“铲伦常，覆孔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② 他们要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实践。也一切都敢想，一切都敢做。

* 本文原载《天津师范大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①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 332 页。

② 鲁迅：《忽然想到》之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 36 页。

否定了旧的，就要建立新的。这新的，自己祖传没有，就到外面的世界去拿来。拿，他们百无禁忌，人类有什么就拿什么，别人有什么就拿什么。因此，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间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五四”作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全部“拿来”了。不但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五四”作家多译为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更有19世纪末或说20世纪之初才兴起的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比如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等，亦在所“拿”之列。这里试举几例：1920年2月，沈雁冰说：现在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可以治好的，该同时走几条路。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灰心和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无大的调剂。而表象主义（即象征主义）却可以指引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我们定然要走这路的”。表象主义是承写实主义之后到新浪漫主义的一个过程。^① 1920年6月，昔尘说：自然派文学（按：“五四”初期，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不分的）是建立在近代科学之基础上的，但到了现在，人们不但追求物质，更追求精神，所以产生了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发于“灵底觉悟”，它暗示人生隐秘的一面，把不可见的真相，依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它用神秘象征的笔法，先把读者拉到空灵缥缈的境界，使他们在沉醉战栗的片刻之内，得到极深切的感应。新浪漫主义还能从事物外表的丑寻出内在的美质来。这既不同于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自然主义。我们应该吸取。^② 汪馥泉还说，新浪漫主义是不执着于现实又不脱离现实的文艺。新浪漫主义因为能观察到人生的深奥处，能透视事物的底里，所以不但能从丑的表面发现美，还能从有毒的花里吸出甜蜜的汁。^③ 1921年十一二月，田汉说，他原来介绍惠特曼，倾向平民主义；近一年来，又热衷于爱伦坡、王尔德、魏尔伦，自己的创作也变成高蹈的，似乎成了恶魔的贵族主义了。他表示：“我们不为艺术家则已，有志为艺术家，便不可不为大乘的艺术家；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

^① 雁冰：《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载《小说月报》第11卷第2号。

^② 昔尘：《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2期。

^③ 馥泉：《文艺上的新罗曼派》，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7月9~10日。

(即波特莱尔)的恶魔之剑,一斩此心中的执着。”^①由此,沈雁冰才说:自然主义在世界文坛虽说已经过时,但一向落后的中国文坛若要上前,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之路,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已经演过的主义,我们都得演一遍。^②“五四”作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是迈不过去的;我们若是不闭关自守,就得加入世界文学之林,那么,世界文学已经演过的主义,我们都得演一遍。这种气魄,这种宏放的眼光,是“五四”文学革命相当可贵的传统。

“五四”一代人有容纳百家的气魄。有了这种气魄,我们就能在落后于人的基点之上起步,在短短几年里,基本上赶上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与世界各国同步发展,共同创造20世纪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这思想解放的胸怀,这宏放的眼光,这容纳百家的气魄,无不缘于体魄健壮,心理健康,无私无畏,襟怀坦白,胸中只有一个大写的我字。这大写的我字,就是振兴中华,建设新文化的雄心壮志。如果是只为一己的私利而蝇营狗苟,如果只有浅尝辄止的鼠目寸光,就会前怕狼后怕虎,也成就不了大事业。“五四”一代人的思想,敢解放,能解放,会解放,从宏观到细枝末节,都足为后人的楷模。那是一代人所树立的风范。

其次,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要标新立异,全面地吐故纳新。“五四”作家,人人都是闯将,人人都是新的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坛的开辟者、建设者。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种样式都是“五四”这一代作家们创造的。新诗绝对不同于遵守严格格律的旧体诗词;小说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现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是新的;散文和古代的“文”一脉相通,但这个品种中的杂文、日记、小品、札记、通讯、报告文学等等之类,依然是新的。在这些文体的创新过程中,都曾受到国外文学同类文体的影响。话剧完全是舶来品则更不用说了。几乎可以说,凡是人类已经有过的文学

^① 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4~5期。

^② 雁冰:《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载《小说月报》1922年2月10日第13卷第2号。

样式，这一代作家都悉数搬过来，使它变成中国的样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再加以改造，然后是创新。郭沫若学歌德和惠特曼，但《女神》抒的是中国人的情怀，用的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意象；鲁迅借鉴了果戈理，然而《狂人日记》却比果氏的同名小说“忧愤深广”，暴露的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胡适的《终身大事》固然还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痕迹，但到了田汉的《获虎之夜》，显然就是中国式的话剧了；由《新青年》的“随感录”所演化而来的杂文，在“五四”时期起到了振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则完全是这一代作家的共同创造。

创新成为时尚。因此，虽是同一社团同一流派，但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冰心和庐隐迥异，王统照与许地山不同。同是创造社的同仁，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共同之处又有几许？同时所谓语丝社的杂文家，周作人、鲁迅、林语堂各创风格各领风骚。同是写爱情诗，郭沫若的《瓶》和湖畔诗社的那些“过伊家门外”“回头瞟我意中人”，不但气质有高下之别，就是表现形式也不同。同是写乡土文学，浙江许杰的《惨雾》和《疯妇》，贵州蹇先艾的《水葬》和《贵州道上》，安徽台静农的《天二哥》和《烛焰》，湖南彭家煌的《怂恿》和《喜期》，河南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互相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异！甚至同是浙江的鲁迅、许杰、鲁彦、许钦文，他们笔下的乡村也都异彩纷呈，各显光辉。

就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也不一样。鲁迅的创新尤为明显，他做出了一个榜样，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的三部小说集 33 篇作品，一篇有一篇的形式，一篇有一篇的特色，不重复自己。总是在创造，总是在标新。

落后了，要赶上；没有的，要学习。但如果总是依别人的样式亦步亦趋，则永远会落后。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冲上前去的勇气和决心，没有自创一流的胆量和气魄，就是当学生也不是好学生。“五四”这一代人不盲从，有思想，会思考，他们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学样式。虽然在创造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路途上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但目标是明确的，步伐是坚定的。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民族文学发展的路径。

再次，自由民主的空气，任人纵横驰骋的文场。“五四”文学革命高张

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大家共同营造了一个自由探索自由发展的文坛氛围。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什么旗号都可以，吹什么调子都自行其便。正像在哲学上、思想上、政治上打出五花八门的主义都十分正常一样，在文学上，其思潮流派之繁，社团期刊之多，更是目不暇接。且不说文学研究会以写实主义反映“血和泪”的人生，创造社以浪漫主义表现“自我”的“全与美”、抒发“内心的冲动”；更有那浅草—沉钟社标榜“真诚的忠于艺术”，真实地表现内心；弥洒社只钟情于缪斯；新月社中人提倡新诗格律和高张人性；李金发把象征主义引进中国；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也在“五四”文坛找到了知音。拿诗歌来说，几年之间，自由诗，象征派诗，小诗，十四行诗，民歌体，都不乏成功之作。一切都可以引进，一切都允许试验。

“五四”也是有争论的，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论还很激烈，很厉害。各抒己见，人自为阵。学术民主，言论自由。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标榜的就是兼容并包，人尽其才。他聘请教员，只问学问和能力，不管思想和派别。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他聘用；曾参加筹安会的刘师培、典型的复辟派辜鸿铭，他也照聘不误；他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聘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聘坚持尊孔读经的陈汉章。林纾站在维护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立场，反对新文化、反对文学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可谓到了恶劣的程度，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对他的反击还是仅仅限制在思想和学术范围以内，他在北大的教席，依然不受影响，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受到尊重，他对文学启蒙运动的功绩，依然得到承认。至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因翻译问题而起的争论，郁达夫小说《沉沦》、湖畔诗人汪静之诗集《蕙的风》出版之后关于道德不道德的争论，对鲁迅所创造的阿Q典型的争论，等等，都是民主的，自由的。

民主宽松的氛围，自由平等的学术空气，与坚持己见、突出个性，是相辅相成的。敢于坚持，也勇于修正，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战。不逢迎，不媚俗，不屈就，都以高张科学精神为目的。

自由成立社团，自由创办刊物，各自创立流派，这也是“五四”文坛

的一大特色。社团是作家成立的，刊物是作家创办的，反过来，有了社团和刊物，就有利于形成流派，有利于多样化，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用不着人为地强行扶持，也用不着动辄就施行禁止，让它自生自长，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事实证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专制做法，不但费力不讨好，还扼杀自由，使文坛复又变成一潭死水，自外于世界。

一个文坛如果只许一家说话，只有一种声音，形成独霸独尊的局面，那是非常寂寞的。不但寂寞，还阻碍发展。沉滞的空气，必然滋生病菌；死水一潭，哪会产生腐臭。反之，如果人人可以自由说话，个个可以各抒己见，只要是人才就能够尽其才，像鲁迅所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有一丝光发一丝光，则这文坛怎能不活跃，怎能不繁荣？正确与错误总是在比较之中显示的，先进与落后总是在竞争之中选择的。以白话为形式、科学与民主的先进思想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尽管顺乎历史潮流，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但其初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反对的声音、围剿的势力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它在争论之中，辩驳之中，经受了检验，修正了错误，依其理论的正确性，依其创造的实绩，慢慢地发展了，壮大了，成熟了，终于以其崭新的面貌，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而那些保守派、学衡派、甲寅派的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言论，也只有让它发表出来，公之于众，才能做到奇文共欣赏，使公众认识到它是何等的不合潮流，应该存放到历史的博物馆中去。从而也就增强了坚持新文学运动的信心。

最后，“五四”作家都学贯中西，知识丰厚。都是多面手，还多通才。各国历史上都有这种情况，在某一时期，各方面的人才齐聚于一时，共生于一体，创造出辉煌的历史篇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如此，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如此，德国的近代哲学是如此，奥地利的古典音乐是如此。“五四”文坛，可说是英雄辈出，星汉灿烂。这一代作家都具备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们无不读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甚至通晓诗词歌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哲学、思想、文化、文学、历史，他们都有所学，有所习。在传统文化里滚过，浸过，泡过，濡染过，就使他们虽说借鉴的是新的样式、表达的是崭新的思想，但其创作却一点不缺乏中华文化

底蕴的韵味。再者，这一代人大多懂一门甚至多门外文，一般是英文和日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德文或法文。他们能阅读原文，能翻译。这就为他们直接吸收异域文学文化，提供了方便。凡人类已经有的，他们都能够拿来，经过选择，为我所用。像胡适、陈独秀，像鲁迅、周作人，像沈雁冰、叶绍钧、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像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穆木天，像冯至、杨晦，像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即使是像叶绍钧那样没有大学文凭的作家，却也是熟读古代典籍，能够融会贯通的人。

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是多面手，都是通才。他们虽说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但究其实，在文学各门类的领地上，他们都能拳打脚踢几下，而丝毫不会露出破绽。鲁迅、郭沫若、沈雁冰是通才，这是人人知晓的；胡适是新诗也写，小说也创作，剧本也做，杂文尤不让人，更能翻译，能搞考证，能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编大部头哲学史、文学史；就说没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叶绍钧，那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和《倪焕之》，那纯散文《没有秋虫的地方》和《牵牛花》，那收入《雪朝》集中的新诗，那有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和《稻草人》，那论文学、论写作的《作文论》和《精读指导举隅》，那古籍整理《荀子》和《周姜词》，那所编纂的《十三经索引》，那所编辑的全国第一流的纯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等等，哪一样不能青史留名？就是说，小说、散文、新诗、戏剧这文学的各体式，他们能自由运用；理论与批评文章，他们写来毫不逊色；不能翻译的，几乎找不出一个；至于编刊物，上大学讲台教书，似乎更是举手之劳；差不多都能进行古籍整理，甚而至于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他们是全方位的人才。有了这一代人的这等修养和能力，才有这一代人的创造和建树。正像《文心雕龙》所说：只有先做到“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全方位的，多元的，立体的。既表现为在思想上坚持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和独裁，也表现为思想活跃，无话不说，自由辩论，杂然并陈；既表现为处处标新立异，事事求变创新，